蟠虺



○ 刘醒龙　（连载 27）

马跃之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开玩笑地说:“什么叫大师风范？这就叫大师风范。鼓励那些反对自己的人继续反对下去，这样的事我就做不到，所以我这样的人成不了大师！”

曾本之也跟着他说笑:“马先生大会不发言，小会不吭声，将一肚子话留在蒋家故居里说，这是什么动机呀？”

马跃之说:“这叫什么会，除了我老马，人人满身铜臭，我才不屑与你们为伍！”

不等曾本之开口，伶牙俐齿的易品梅抢先说:“幸亏马先生提醒，先前我觉得奇怪，马先生身上的气味与我们不一样，这下子我可就明白了，原来马先生是贾宝玉的转世灵童！”

马跃之没有反应过来:“此话怎么讲？”

易品梅抛了一个媚眼:“贾宝玉身上的脂粉气全转移给你啦！”

见曾本之笑得很开心，马跃之说:“以前我就没弄明白，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有人与我商榷，而跟着曾先生搞两周重器研究的比研究杂项的人多上一百倍还不止，怎么就只有那个叫易品梅的女子敢公开与曾先生商榷。今天我算是明白，什么叫温柔一刀！”

曾本之说:“易博士可不要犯错，只看到马先生的表面，他骨子里是最懂青铜重器的。”

易品梅说:“曾先生称为先生的人，肯定不一般的有分量。”

曾本之收起笑容，很认真地对易品梅说:“谁没有一点顽固，年轻时叫小顽固，老了就叫老顽固。今天我这个老顽固，给你这个小顽固介绍一位我的同事，往后有事你可通过他和我联系。”

易品梅说:“是不是您的那位大秘呀？我可惹不起，为了那篇商榷的文章，都快被他逼疯了！我们湖南说什么也算是个青铜重器大省，原说要成立的青铜重器研究所，最后却泡汤了！据说也是大秘的杰作。”

马跃之连忙说:“这话可不能随便说，你看曾先生是多么好的人，不可能让下面的人做这种事。”

易品梅说:“先前我对曾先生是有误解。好几年了，我一直被人封杀，这次突然接到邀请函，心里很奇怪，来宁波报到之后，才听说是曾先生点名要我参加。官场上是秘书干政，学术上也有助手绑架导师的。我就猜测，过去的事，一定是曾先生的那个‘大秘’，背着曾先生搞学术专政！所以才敢对曾先生说心里话。”

曾本之说:“有些事情并不是表面看来的那样简单，也不是谈一次话就能澄清的。往后有事可以先与万乙联系，是刚到楚学院上班的博士生。”

易品梅说:“我晓得他。春节时我们在网上认识了，就是没见过面。”

马跃之正要说话，被曾本之拦住了。蒋介石故居并无特别之处，让曾本之唯一注意的是蒋介石最后一次离开奉化老家，与乡亲话别的那张照片。曾本之盯着那只挥别的手和那手上伸出来的三个指头。讲解员请大家猜，蒋介石伸出三个指头是何寓意。

马跃之忍不住说:“这太无聊，当年的小学课文中有篇《三五年是多久》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，蒋介石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被迫撤离江西瑞金时，对乡亲们说，过三五年红军就会回来。于是，乡亲们盼了三年，再盼五年，然后又盼了三加五等于八年，哪想到最后是三乘五等于十五，过了十五年红军才回来。”

讲解员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坚持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，说奉化的乡亲先是以为蒋介石三年就会回来，而后又以为三十年会回来，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严，成为蒋介石离开奉化后第一个回来的蒋家人，奉化的乡亲们才明白，蒋介石伸出三个指头是告诉大家，自己没机会回来，蒋经国也没机会回来，只有蒋家的第三代才能回来。

听到这话，曾本之心里一动。

其他人跟着讲解员往前走，曾本之留下来将蒋介石伸出三个指头的样子看了好久，直到易品梅回来找，他才心事重重地离开，并不再对易品梅有问必答了。

从奉化回宁波的路上，曾本之睡了一会。

大客车行驶得非常平稳，连驾驶员都在不断地嚼口香糖，免得自己也打瞌睡。

曾本之像是做了噩梦，猛地叫了一声。

临近座位上的人，不管是睡着还是没睡着的人，全都听见了。那些没有直接听见曾本之惊叫的人，受到其他人的惊扰，纷纷环顾左右，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

别人都醒了，曾本之睁开眼睛看了一下，又继续睡去。

片刻之后，车厢内又恢复了平静。

回到下榻的酒店，一应事情忙完之后，窗外的霓虹灯已经亮了好久。马跃之从自己的房间出来，发现对面房间没有动静，叫了两声也没有人应，走进去一看，一起回来的曾本之不见了。

正好柳琴打来电话，问这边的情况。

马跃之回答说一切都好，后天就可以回家。

夫妻俩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就没事了。马跃之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没事乱想，忽然觉得曾本之有可能与易品梅聊天去了。这个念头一出现，他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门一响，曾本之回来了。

见马跃之一个人关在屋里笑，曾本之就问:“是不是有丝绸包裹的楚国美女复活了？”

马跃之笑得更起劲了:“我俩又想到一块去了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在笑你是不是喝茶品梅去了！”

曾本之说:“我还真的在电梯里碰见她和另一个女的，说是出去逛街。”

活到这种年岁，这类带有青春回忆色彩的话题，总是难以为继。一想到这些，马跃之于是说起在车上曾本之的那声惊叫。

马跃之说:“你是不是做白日梦了？”

曾本之说:“是的，我梦见郝嘉了！”

马跃之说:“一定是蒋介石伸出的那三个指头勾起你的回忆！当时我看你在那幅相片前发呆，就觉得要出点什么事。”

曾本之说:“实在是太像了，郝嘉死的时候，也是伸着三个指头！”

马跃之说:“是啊！以前我们都觉得郝嘉的手势只是平常习惯表示的 OK，听了蒋家的传说，我也觉得这里面是不是还有玄机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 97）

是不是所有白手起家、有着传奇乃至荒唐的发家史的商人都这副尊容？

白手起家的那一天，他长的是怎样的一张脸？头一回离家去北京的早上，杨杰的确狠狠地照过一次镜子，为的是要一种悲壮的仪式感。就是这张脸，那个早上，他发现，还算年轻：当兵时训练和出车晒出来的黑，已经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白，他唇红齿白，英气勃发；但作为一个当了若干年兵、混过社会的人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理由再失败地生活下去了。

不成功便成仁，听上去有点夸张，他当时还真是这么想的。养猪得罪了长官，改当司机；司机当得不错，就是跑长途有点累，不过昏天黑地地睡一觉也就缓过来了；他还想继续不错地当下去，兵役结束了，转业回到鹤顶。一家濒临倒闭的碎石厂被迫接收了他，没办法，政府有义务为转业军人解决就业问题，政府指派下去，任何单位都没权利拒收。这家负责生产铺路和建筑的碎石头的原国营小厂，只有一辆破吉普可以给杨杰开，就这辆破吉普也是个抢手货，他还得和原来的司机一、三、五和二、四、六轮着开，所以他不能拿全额工资。看在他曾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分上，给他全额工资的三分之二。就这三分之二也没拿满一年，厂长和总经理两人合伙把厂子买下了，国有变成了私有。

你们下岗了，老板对他们说，为了让大家有本钱自谋生路，每人发两百公斤矿石；千万别小看这些外表憨厚粗糙的矿石，它们大部分从上游的沙地里来，你们知道，十几公里外盛产水晶，把它们破开来，你很可能就会看见晶莹剔透的水晶；水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石头？棺材？没错，毛主席的棺材就是用这个水晶做的；在做成棺材之前水晶的确也是石头，但是，可是，它们是不一样的石头，是可以直接兑换成人民币的石头！毛主席用它来做水晶棺，你们就知道它是多么珍贵了——不是好东西，毛主席会用它来做水晶棺吗？所以，发给你们的不仅是两百公斤的石头，也是两百公斤的钱。当然，你们把石头破开来，也有可能找不到水晶；这个我们也没办法，谁也看不到石头里面去，咱们摸黑分，摸黑抓，你抓到哪堆算哪堆；命好的伸手就发财，命不好的你也不能怨政府，能管天能管地，政府管不了你命不济，是不？好了，肩挑手提找车运，想办法弄回家吧，祝各位都能发财。散了吧。

杨杰把两百公斤的矿石运回家，托姑父老歪从西大街请了个懂行的到鹤顶，叮叮当当边敲边琢磨，究竟有几块石头里已经孕育出了水晶。师傅姓董，杨杰很多年前就熟，他和平阳、长安和天赐他们去看过他在“黄金海岸”南边的野地里挖水晶。“黄金海岸”是淮海人对运河边一段金黄沙滩的美好命名。此人挖水晶绝对是好手，眼神好，一眼就能盯住胭脂泥。这种泥往往伴随水晶出现，颜色越深越黏，水晶质量就越高。董师傅在“黄金海岸”挖水晶，先挖到了胭脂泥，黄泥中突然现出隐隐的胭脂粉红，他大喜，撅着屁股在地下五米深的洞里跟着胭脂泥掘进，周围一群董家的人拉着手围成一圈警戒线，防止外人破了他们家的财道。胭脂泥里常有零散的小水晶，过十来分钟，董师傅就从洞里扔上来一块裹着胭脂泥的水晶，他小儿子赶紧从裤腰上拽出一条红绸线，拦腰捆住那块水晶，为了不让整条矿脉逃掉。挖水晶的信这个，水晶跟人参一样，不拴着会跑。最后，董师傅弄到了一个大家伙，五百二十四公斤的水晶被他在地下七米深处逮到了。当然最终的结果是，公安局来了辆小车，又来了辆大车，十个彪形大汉把大水晶弄到卡车里拉回市文物局了。领头戴大盖帽的说，这个罕见规模的水晶，属于国家财产，必须上缴，小水晶你们就留下吧。董师傅跳着脚骂，老子起五更睡半夜干了两个月，光手套就磨坏了十二副，你们踩踩油门就弄走？强盗也得讲点道理吧？大盖帽说，都国有财产了你还废什么话！这样吧，一会儿给你写张条子，明天去供销社领十二副新手套，再到银行支五百块钱，买两爿猪肉打几斤洋河大曲，好好休养几天。你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，你要感到光荣，荣誉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

此后董师傅学乖了，挖水晶只在夜间，外人一律不让靠前；超过三十斤的，挖出来连夜搬上船，朝外地送。等公安局、文物局啥的得了消息，水晶早在别的城市倒了好几手。杨杰的“水晶坊”开张后，还从董师傅手里进了一块单体绿水晶，重两公斤。这种块头的绿水晶极为罕见，把运河南岸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几块。2002 年，正是此次杨杰回鹤顶的时节，他在北京陪福建来的雕刻大师喝茶，七十二岁的董师傅从西大街给他打来电话。

“有好货，”董师傅说，“纯绿的。”

“要。”杨杰说，价都没问。董师傅是他的长期货源，他像信任父老乡亲、街坊邻居一样信任他。董师傅地道，几年前就定下规矩：老子当你是花街老歪的儿子，按辈分，你得叫我大爷；大爷不欺负侄子，侄子也别算计大爷。

“现在就开车过来，夜长梦多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 陈彦　（连载 105）

爹娘知道他心里搁下大事了。小事小情的，从来都是自个儿扛着，连哼都不哼一声的。见他这样有气无力地失了人形，也就只让他吃了睡、睡了吃，看护着不出事就行。

一天早上，草泽明老师突然来叫他。估计是爹娘见他水米不进，去找了草老师。他就勉强爬起来上了草家坡。

一路上草老师也没说话，就端直把他领进了木亭子里。最近草老师越发把这个亭子修葺得有了更古朴的模样。远远看上去，像麦秸山，只是中间掏空了而已。师娘顺着亭子种了一圈葫芦、南瓜、旱黄瓜，还有葡萄、茶藨、爬山虎，有时能把亭子遮得严严实实。坐在里面，猛然感到像是置身于海底世界。只有采花的蜜蜂，嗡嗡着才能把人的意识带回地面。秋冬季节，再挂些玉米棒、辣椒串和药葫芦，太阳一照，是金灿灿、亮晃晃地扎眼。

安北斗这几天也想来找他，但终是说不出口的事，也就只有装在自己的闷葫芦里朝死里憋了。

草老师端直朝竹躺椅上一躺，让他坐在一个用葛藤做的吊篓子里，既舒服，还能像打秋千一样来回晃荡。

草老师一躺下就被蚊虫叮上了，他一个劲地用另一只脚去挠。整个夏秋季，他都只穿草鞋。这阵儿棚子里被太阳晒热了，他干脆连草鞋都脱了，就那么用光脚板踩着地。

见他还穿着皮鞋，就数落:“你捂脚气呀？老师给你一双草鞋，穿着比神仙都舒服。”

直到这时他才感到，自己的皮鞋里面已经稀泥咣当的，一只鞋垫褪出半截在鞋外，脱下来满亭子都是臭味。

“看看你们，这就叫臭讲究。”

他嘴角刺啦了一下，有点笑不出来。

“咋了？遇见啥烦心事了？”草老师终于在点题了。

“没……没啥。”

“没啥就好。我跟你师娘都说了，咱今日好好喝两盅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草老师又问:“真的没啥？”

“真没啥。”

草老师就又拍起蚊蝇来。

安北斗顺手拿起一本翻得有皮没毛的《庄子》，也是没话找话地说:“都做了老庄，谁干活儿呢？”

这一问，把草老师的话匣子打开了。他正有好多话憋着不知跟谁说去呢，师娘可是懒得听他瞎掰扯。草老师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说:“北斗哇，这话可是大谬不然哪！老庄不是不让你干活儿，而是不要有非分之想，不能胡来呀！一切都得顺其自然，不瞎折腾。人要过度把欲望这个恶魔放出来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！我在想，历史上要没有老庄，不知会产生多少妖魔鬼怪呢。就说咱北斗镇吧，为啥娃娃和妇女能让人贩子搞去卖了？长了几百年的大树，连根都刨了？现在一个村子，就剩我家这几棵了，我和你师娘几乎是整夜都得起来巡逻放哨，树上挂满了铃铛，还是担惊受怕呀！一些人把德缺到这份上，那不都是无边的发财梦惹的祸？可惜呀可惜，现在还有几个人能想起老庄？他们不是儒家的正统正道，但大道旁边没有老庄提醒、吆喝，甚至断喝，那也是走不稳靠不住的。你是公家人，也得好好读读老庄啊！政府不光要提倡发展经济，也得看看底下的经济是不是靠机巧机心发展起来的。与其靠机巧机心，损人利己、缺德败性，还不如做‘抱瓮灌园’老人呢。你让我看的《瓦尔登湖》，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:‘我宁可坐在一个南瓜上，一个人拥有那个南瓜，也不愿和别人挤在一个天鹅绒坐垫上。’我不怕人说我守旧。我只想左邻右舍都安安稳稳的，家要像个家，人要像个人，村庄要像个村庄。不敢钱有了，家没了，人没了，村社败了，那算咋回事啊？”

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安北斗的心。杨艳梅突然变成那样，难道不是欲望惹的祸？当初恋爱时，她多少次在阳山冠上紧紧搂着他的脖项说:“有你和满天星星陪伴，一辈子就够了！”这才几年，连他背着观测仪、照相机，都要遭她满脸鄙夷唾弃了。他也觉得自己是越来越配不上人家了。人家的爸爸是副局长，全家又进了城，而自己就是个蹲坑盯梢的最底层小公务员。尽管蹲坑盯梢这几个字难听，可实际上说得也并没越外。只是他心有不甘而已。尤其是听说她跟一个副县长有染，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了。草老师叫他，之所以能来，也有讨教的意思。这口窝囊气咽不下呀！

“草老师，如果……人……遇见了过不去的坎，该咋办？”

“那要看什么坎了。所有的坎，最后都得自己去过。要我说，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一切都是自己的心坎。心能过去，那坎就过去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欠了别人的债，可能不好过，但除非被活埋，你也是能过的。只要不欠良心债，我认为生命都是值得过下去的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